

王臨川全集

國學自修讀本



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

714.25
1031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國學叢書 王臨川全集

每部定

著 者

發 行 者

印 刷 所

不 准 照 樣 翻 印

總發行所

上海

四馬路
中法大藥房

書臨川文集後(二)

荆國文公古詩十三卷。律詩二十一卷。挽詞一卷。集句歌曲二卷。四言詩古賦樂章銘讀一卷。書疏一卷。奏狀一卷。劄子四卷。內制四卷。外制七卷。表六卷。論議九卷。雜著一卷。書七卷。啟三卷。記二卷。序一卷。祭文哀詞二卷。神道碑三卷。行狀墓表一卷。墓誌十卷。舊聞浙蘇吳俱有刻。公梓里臨川。顧缺無傳。予忝牧以來。每用爲慨。謀梓之購善本而無從也。走取家藏舊本。讐校而翻刻焉。於乎。公之文取材百氏。附翼六經。與韓柳歐蘇曾氏卓然成七大家。並傳海內。當與日月爭光。豈以刻不刻爲公重哉。憶予少小時。侍先君古愚公。論宋史至熙寧。奮袂咍公。先君厲聲曰。釋兒毋乃勦說。時慙退。不知所云。異時遊四明。泛鑑湖。公撰述吟詠。勒在木石。璀璨陸離。與山光水色爭雄競麗。心目眩瞀。不可攬結。蓋私極愛慕。願爲執鞭久矣。旣而旅金陵。得公全集。昕夕讀不忍去手。然直謂公文章家丈人耳。徐考公宰鄞諸政。青苗保甲。市易水利。種種有成蹟可按。鄞民至今賴之。乃喟然嘆曰。若公者。豈獨長于文已乎。豈獨能於宰已乎。夫隆汙者道也。成敗者數也。公動稽堯舜。心表天日。乘時遇主。謂周官往軌。運掌可修。而靡所究竟。此豈專任自信之過哉。一時名賢弗克和衷。胥匡變而之道。此何咎焉。矧公學本經術。才弘經濟。志存周孔。行比夷由。固傑然一人豪也。一咻衆排。甚者冤以靖康禍本。此非所謂勦說者耶。公墓不知所在。謀所以專祠公而不獲。公二十二世孫王生瑞。從予乞祀田。予旣刻公文。復相助之。以延公祀云。

嘉靖丙午九月。旣望臨川縣。后學象山應雲鸞謹識。

臨川先生文集

書後

臨川先生文集

卷七十二

書

答韓求仁書

比承手筆。問以所疑。哀荒久不爲報。勤勤之意。不可以虛辱。故略以所聞致左右。不自知其中否也。唯求仁所擇爾。蓋序詩者不知何人。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。故其言約而明。肆而深。要當精思而熟講之。爾不當疑其有失也。二南皆文王之詩。而其所繫不同者。周南之詩其志美。其道盛。微至於起武夫免置之人。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。久至於衰世之公子。皆有以成其德。召南則不能與於此。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。而繫之召公者也。夫事出於一人。而其不同如此者。蓋所入有淺深。而所施有久近故爾。所謂小雅大雅者。詩之序固曰。政有小大。故有小雅焉。有大雅焉。然所謂大雅者。積衆小而爲大。故小雅之未有疑於大雅者。此不可不知也。又作詩者。其志各有所主。其言及於大。而志之所主者小。其言及於小。而志之所主者大。此又不可不知也。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。而德逮黎庶。小雅譏小己之得失。而其流及上。此言可用也。又宣王之大雅。其善疑於小。而幽王之小雅。其惡疑於大。蓋宣王之善微矣。其大者如此而已。幽王之惡大矣。其小者猶如此也。凡序言勅某者。一人之事也。言刺時者。非一人之事也。刺言其事。疾言其情。或言其事。或言其情。其實一也。何以知其如此。牆有茨。衛人刺其上也。而卒曰。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。是以知其如此也。刺亂爲亂者作也。閔亂爲遭亂者作也。何以知其如此。平王之揚之水。先束薪而後束楚。忽之揚之水。先束楚而後束薪。周之亂在上。而鄭之亂在下故也。亂在上則閔其上。亂在下則閔其上。是以知其如此也。管蔡爲亂。成王幼冲。周公作鴟鴞以遣王。非疾成王而刺之也。特以

救亂而已。故不言刺亂也。言刺亂。刺編刺奢刺荒。序其所刺之事也。言刺時者。明非一人之事。爾。非謂其不亂也。關雎之詩。所謂悠哉悠哉。輾轉反側者。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。何彼濃矣之詩。所謂平王者。猶格王寧王而已。非東周之平王也。所謂齊侯者。猶康侯寧侯而已。非營丘之齊侯也。鄭緇衣之詩。宜也好也。蕭也。此其先後之序也。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。故序曰。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。蕭多也。宜者。以言其所善之當也。多者。以言其所善之衆也。緇衣者。君臣同朝之服也。適子之館者。就之也。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。舉而養之也。能就之又。能舉而養之。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。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。夫有國善善如此。則優於天下矣。其能父子善於其職。而國人美之。不亦宜乎。生民之詩。所謂是任是負。以歸肇祀者。言后稷既開國。任負所種之穀。以歸而肇祀。爾。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。所謂叩盛于豆。于登。其香始升。上帝居歆者。言我既爲天子。得祀郊。則盛于豆登。其香始升。而上帝居歆。爾。非以爲后稷得郊也。其卒曰。故臭亶時。庶無臯悔。以迄于今者。言上帝所以居歆。何臭之亶時乎。乃以后稷肇祀。則庶無臯悔。以迄于今。得郊祀之時。爾。蓋所謂文武之功。起於后稷。故推以配天者。此也。衛有邶鄘之衛。而說者以謂邶後世并邶鄘而取之。理或然也。既無所受之。則疑而闕之可也。意誠而心正。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。故孔子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思無邪。此詩之言。故曰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也。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。吾之所受者爲此。則彼者吾之所棄也。所謂彼哉彼哉者。蓋孔子之所棄也。孔子曰。管仲如其仁。仁也。揚子謂屈原如其智。不智也。猶之詩以不明爲明。又以不明爲昏。考其辭之終始。則其文雖同。不害其意異也。忠足以盡己。恕足以盡物。雖孔子之道。又何以加於此。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。神明不測。非忠恕之所能異。雖然。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。好勇過我也者。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。能勇而不能怯。非成材也。故孔子無所取。古者鳳鳥至。河出圖。皆聖人在上之時。其辭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者。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。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。所謂美人也。其於尊五美。屏四惡。非待教也。若夫鄭聲佞人。則由外鑠我者也。雖若顏子者。不故而遠之。

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。書曰：能哲而惠，何憂乎驩兜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？由此觀之，佞人者，堯舜之所難，而況於顏子者乎？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，言而已。言之入人，不如聲之深。則鄭聲之可畏，固又甚矣。孔子曰：如有所譽，其有所試矣。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，蓋有所試矣。雖然，顏子之行，非終於此。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。夫能言動視聽以禮，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，非特三月而已也。語道之全，則無不在也。無不爲也。學者所不能據也。而不可以不心存焉。道之在我者爲德，德可據也。以德愛者爲仁，仁譬則左也。義譬則右也。德以仁爲主，故君子在仁義之間，所當依者仁而已。孔子之去魯也，知者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皐行也。以微皐行也者，依於仁而已。禮體此者也。智知此者也。信信此者也。孔子曰：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而不及乎義，禮智信者，其說蓋如此也。揚子曰：道以道之德，以德之仁，以人之義，以宜之禮，以體之天也。合則渾，離則散。一人而兼統四體者，其身全乎。老子曰：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揚子言其合，老子言其離。此其所以異也。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，德有凶有吉，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。此爲不知道德也。管仲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。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，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。言各有所當，非相遠也。昔之論人者，或謂之聖人，或謂之賢人，或謂之君子，或謂之仁人，或謂之喜人，或謂之士，微子一篇，記古之人出處去就，蓋略有次序。其終所記八士者，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。當記此時，此八人之行，蓋猶有所見。今亡矣。其行不可得而考也。無君子小人，至於五世則流澤盡，澤盡則服盡，而尊親之禮息。萬世莫不尊親者，孔子也。故孟子曰：予未得爲孔子徒也。予私淑諸人也。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，法而不廛者，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，以周官考之，此說是也。廛而不征者，賦其市地之廛，而不征其貨。法而不廛者，治之以市官之法，而不賦其廛。或廛而不征，或法而不廛，蓋制商賈者惡其盛，盛則人去本者衆，又惡其衰，衰則貨不通，故制法以權之，稍盛則廛而不征，已衰則法而不廛。文王之時，關譏而不征，及周公制禮，則凶荒札喪，然後無征，蓋所以權之也。貢者，夏后氏

之法。而孟子以爲不善者。不善。非夏后氏之罪也。時而已矣。責難於君者。吾聞之矣。責善於友者。吾聞之矣。雖然。其於君也。曰。以道事之。不可則止。其於友也。曰。忠告而善道之。不可則止。王驥於孟子。非君也。非友也。彼未嘗謀於孟子。孟子則未嘗與之言。不亦宜乎。求仁所問於易者。尙非易之蘊也。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。則此皆不問而可知。某嘗學易矣。讀而思之。自以爲如此。則書之以待知易者。質其義。當是時。未可以學易也。唯無師友之故。不得其序。以過於進取。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。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。追思之。未嘗不媿也。以某之愧悔。故亦欲求仁慎之。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。某所以告於左右者。不敢不盡。冀有以亮之而已。至於春秋三傳。旣不足信。故於諸經尤爲難知。辱問皆不果答。亦冀有以亮之。

答龔深父書

某得手筆。感慰尤喜。侍奉萬福。所示王深父事甚曉。然不爲小廉曲謹。以投衆人耳目。而趣舍必度於仁義。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。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。言之於深父何病。揚雄亦用心於內。不求於外。不修廉隅。以徼名當世。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。揚雄者。自孟軻以來。未有及之者。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。孟軻聖人也。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。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。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。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。揚雄之仕。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。奈何欲非之乎。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。則自雄以來。能不仕者多矣。豈皆能過於雄乎。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。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。深父之於爲雄。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。仕不仕。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。未可以議於此。深父吾友也。言其美。尤不敢略。亦不敢誣。所以致忠信於吾友。然以久廢學。恐所論尙不中。不惜更詳喻及也。

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

某啟。所論及異論。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。道有君子有小人。德有吉有凶。則命有順有逆。性有善有惡。固其

理又何足以疑。伊尹曰。茲爲不義。習與性成。出善就惡。謂之性亡。不可謂之性成。伊尹之言何謂也。召公曰。惟不恭厥德。乃早墜厥命者。所謂命凶也。命凶者。固自取。然猶謂之命。若小人之自取。或幸而免。不可謂之命。則召公之言何謂也。時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。以無吉德爲無德。則出善就惡。謂之性亡。非不可也。雖然。可以謂之無道。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。可謂之無德。而不可以謂德無凶。可以謂之性亡。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。孔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。則習不可以不慎。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。孔子見南子爲有禮。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。是禮也。而曰天厭之乎。孟子曰。男女授受不親。禮也。嫂溺援之以手者。權也。能有禮而無權。則何以爲孔子。天下之理。固不可以一言盡。君子有時而用禮。故孟子不見諸侯。有時而用權。故孔子可見南子。孔子與蒲人盟。而適衛者。將以行法也。不如是。則要盟者得志矣。鄉有至千人而不得行。則聖人之無可奈何。孔子適衛。非蒲之所能至。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。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。此孔子之所微也。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。以深甫之明。何難於答是。而千里以書見及此。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。久廢筆墨。言不逮意。幸察。

答王深甫書三

某拘於此。鬱鬱不樂。日夜望深甫之來。以豁吾心。而得書乃不知所冀。况自京師去。穎良不遠。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。豈宜愛數日之勞。而不一顧我乎。朋友道喪久矣。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。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。雖蒙丁寧相教。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。深甫曰。事君我以容於吾君爲悅。安社稷我以安吾之社稷爲悅。天民我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。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我也。我未及乎知命。大人則知命矣。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。孔子曰。智及之。仁能守之。莊以涖之。動之不以禮。未善也。又曰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。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。未可謂能成善者也。亦曰容而已矣。以容於吾君爲悅者。則以不容爲戚。安吾社稷爲悅。則以不安爲戚。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。亦有命也。而以爲吾戚。此乃所謂不知命也。夫

天民者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。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。則其窮而不行也。豈以爲戚哉。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。不知命者。其何能如此。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。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。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。以養全其類。是能順天者。敢取其號亦曰天民。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。深甫曰。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。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。貶於大人者有矣。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。管仲不能正己者也。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。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。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。故孔子善其去就。曰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。深甫曰。正己以事君者。其道足以致容而已。不容則命也。何悅於吾心哉。正己而安社稷者。其道足以致安而已。不安則命也。何悅於吾心哉。正己以正天下者。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。不行則命也。何窮達於吾心哉。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。能無悅戚於吾心。不能毋欲達。孟子曰。我四十不動心。又曰。何爲不豫哉。然而千里而見王。是予所欲也。不遇故去。豈予所欲哉。王庶幾改之。予日望之。夫孟子可謂大人矣。而其言如此。然道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。殆非也。亦曰無悅戚而已矣。深甫曰。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。是以使萬物之正焉。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。而使萬物自正焉。是無治人之道也。無治人之道者。是老莊之爲也。所謂大人者。豈老莊之爲哉。正己不期於正物者。非也。正己而期於正物者。亦非也。正己而不期於正物。是無義也。正己而期於正物。是無命也。是謂大人者。豈顧無義命哉。揚子曰。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。揚子所謂大器者。蓋孟子之謂大人也。物正焉者。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。非使之自正也。武王曰。四方有暵無暵。惟我在。天下曷敢有越厥志。一人橫行於天下。武王恥之。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。則一人橫行於天下。武王無爲怒也。孟子沒。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。揚子而已。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。二君猶以爲未也。願以教我。

某學未成而仕。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。居非其好。任非其事。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議。此其所以爲不肯而得舉於君子者。而足下之所知也。往者足下遽不棄絕。手書勤勤。尙告以其所不及。幸甚幸甚。顧私心尙有欲言。未知可否。試嘗言之。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。然後備禮而致刑。不備禮之世。非無禮也。有所不備耳。不致刑之世。非無刑也。有所不致耳。故某於江東。得吏之大。臯有所不治。而治其小。臯不知者。以謂好伺人之小過。以爲明知者。又以爲不果於除惡。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。某乃異於此。以爲方今之理勢。未可以致刑。致刑則刑重矣。而所治者少。不致刑。則刑輕矣。而所治者多。理勢固然也。一路數千里之間。吏方苟簡。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。而吾之治者五人。小者罰金。大者纔絀一官。而豈足以爲多乎。工尹商陽。非嗜殺人者。猶殺三人而止。以爲不如是。不足以反命。某之事不幸而類此。若夫爲此紛紛。而無與於道之廢興。則旣亦知之矣。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。竊有意焉。足下以爲如何。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。顧吾心未嘗爲之變。則吾之所存。固無以媚斯世。而不能合乎流俗也。及吾朋友亦以爲言。然後恍然自疑。且有自悔之心。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。士之有爲於世也。人無異論。今家異道。人殊德。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。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。變事實之傳。而後疑我之言乎。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。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。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。以冀足下之察我乎。使吾自爲如此。而可以無臯。固夫善。卽足下尙有以告我。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臯。雖吾往者已不及。尙可以爲來者之戒。幸留意以報我無忽。

三

某啟。不見已兩月。雖塵勞汨汨。企望盛德。何日無之。忽辱惠書。承以論語義見教。言微旨奧。直造孔庭。非極高明。孰能爲之。仰羨仰羨。近蒙子固夷甫過我。因與二公同觀。尤所歎服。何時得至金陵。以盡遠懷。

與王深父書二

某頓首。自與足下別。日思規箴切劘之補。甚於飢渴。足下有所聞。輒以告我。近世朋友。豈有如足下者乎。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。惜乎與足下相去遠。過失日甚。而不肯傳聞於足下。誠使盡聞而盡教之。雖某之愚。其庶幾少有成乎。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勩。幸甚幸甚。

二

某頓首。近已奉狀。不知到否。竟不得脫省中。而今日就職。聞足下當入都下。幸能蚤來。冀得一見。若足下來差池。則某此月乞去。望淮南迎親矣。出不過三四十日。則還至都下。幸足下且留以待。某還。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。切勿遽去。若今不得一見。又不知何時奉兒。切勿亟歸也。有王逢原者。卓犖可駭。自常州與之如江南。已見其有過人者。及歸而見之所學。所守。愈超然。殆不可及。忽得報死矣。天於善人。君子如此。可歎可歎。如逢原者。求之於時。殆未見比。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。可痛可痛。恨足下不得見之耳。書不盡意。自愛自愛。

答劉讀秀才書

久不聞問。忽得書。承侍奉萬福。良以爲慰。見問進退去就之意。蓋道之所存。意有所不能致。而意之所至。言有所不能盡。第深考微子一篇。則古之聖人君子。所以趣時合變。蓋可睹矣。阻濶愈遠。惟自愛。數以書見及。

卷七十三

書

答徐絳書

某啟。某鄙朴未嘗得邂逅。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。固已幸甚。足下求免於今之世。而求合於古之人。不以問世之能言。而欲有取於不肖。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。自生民以來。爲書以示後世者。莫深於易。易之所爲作。不出足

下之所求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。故從而爲之辭。至於孔子之有述也。蓋又以文王爲未足。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。然尙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。而患其喻之難也。況以區區之中材。而遇變故之無窮。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。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。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。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。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。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。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。某與足下幸志同矣。如爲之不已。它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。譯其可以守之。庶其卒將有得焉。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。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。

答李深資書

某啟。辱書勸勤教我以義命之說。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。不忍捐棄。而欲誘之以善也。不敢忘。雖然。天下之變故多矣。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。彼皆內得於己。有以待物。而非有待乎物者也。非有待乎物。故其迹時若可疑。有以待物。故其心未嘗有悔也。若是者。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。若某者。不足以望此。然私有志焉。願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。不足以盡也。多病無聊。未知何時得復晤語。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。

答韶州張丞殿書

某啟。伏蒙再賜書示。及先君韶州之政。爲吏民稱誦。至今不絕。傷今之士大夫。不盡知。又恐史官不能記載。以次前世良吏之後。此皆不肖之孤。言行不足信於天下。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。使人人得聞知之。所以夙夜愁痛疚心。疾首而不敢息者。以此也。先人之存。某尙少。不得備聞爲政之迹。然嘗侍左右。尙能記誦教誨之餘。蓋先君所存。嘗欲大潤澤於天下。一物枯槁。以爲身羞。大者既不得試。已試乃其小者耳。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。則不肖之孤。罪大釁厚矣。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。閣下勤勤惻惻。以不傳爲念。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。安能以及此。自三代之時。國各有史。而當時之史。多世其家。往往以身死職。不負其意。蓋其所傳皆可考據。後既無諸侯之史。而近世非尊爵盛位。雖雄奇儁烈。道德滿衍。不幸不爲朝廷所稱。輒不得見於史。而執筆者又難出一時

之貴人。觀其在廷論議之時。人人得講其然不。尙或以忠爲邪。以異爲同。誅當前而不慄。訕在後而不羞。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。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。疑可以貸褒。似可以附毀。往者不能訟當否。生者不得論曲直。賞罰謗譽。又不施其間。以彼其私。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。善旣不盡傳。而傳者又不可盡信。如此。唯能言之君子。有大公至正之道。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。目所遇。一以言載之。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。伏惟閣下於先人。非有一日之雅。餘論所及。無黨私之嫌。苟以發潛德爲己事。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。而足信者。使得論次以傳焉。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。豈有恨哉。

答司馬諫議書

某啟。昨日蒙教。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。而議事每不合。所操之術多異故也。雖欲強聒。終必不蒙見察。故略上報。不復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實視遇厚。於反覆不宜鹵莽。故今具道所以。冀君實或見恕也。蓋儒者所爭。尤在於名實。名實已明。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今君實所以見教者。以爲侵官生事。征利拒諫。以致天下怨謗也。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。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。以授之於有司。不爲侵官。舉先王之政。以興利除弊。不爲生事。爲天下理財。不爲征利。闢邪說。難壬人。不爲拒諫。至於怨謗之多。則固前知其如此也。人習於苟且。非一日。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。同俗自媚於衆爲善。上乃欲變此。而某不量敵之衆寡。欲出力助上以抗之。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。盤庚之遷。胥怨者民也。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。盤庚不爲怨者。故改其度。義而後動。是而不見可悔故也。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。未能助上大有爲。以膏澤斯民。則某知罪矣。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。守前所爲而已。則非某之所敢知。無由會晤。不任區區向往之至。

答曾公立書

某啟。示及青苗事。治道之興。邪人不利。一興異論。羣聾和意。之不在於法也。孟子所言利者。爲利吾國。如曲防遏。

利吾身耳。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。野有餓殍則發之。是所謂政事。政事所以理財。理財乃所謂義也。一部周禮。理財居其半。周公豈爲利哉。姦人者。因名實之近。而欲亂之以眩上下。其如民心之願何。始以爲不請。而請者不可遏。終以爲不納。而納者不可却。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。不得不然也。然二分不及一分。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。貸之不若與之。然不與之。而必至於二分者。何也。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。不可繼。則是惠而不知爲政。非惠而不費之道也。故必貸。然而有官吏之俸。輦運之費。水旱之漻。鼠雀之耗。而必欲廣之。以待其飢不足。而直與之也。則無二分之息可乎。則二分者。亦常平之中正也。豈可易哉。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。則某之所論。無一字不合於法。而世之譏議者。不足言也。因書示及。以爲如何。

答呂吉甫書

某啟。與公同心。以至異意。皆緣國事。豈有它哉。同朝紛紛。公獨助我。則我何憾於公。人或言公。吾無與焉。則公何尤於我。趣時便事。吾不知其說焉。攷實論情。公宜昭其如此。開喻重悉。覽之悵然。普之在我者。誠無細故之可疑。則今之在公者。尙何舊惡之足念。然公以壯烈方進。爲於聖世。而某茶然衰疾。特待盡於山林。趣舍異路。則相啗以濕。不如相忘之愈也。想趣召在朝夕。惟良食爲時自愛。

與王子醇書四

某啟。得書承勸止萬福。良以爲慰。洮河東西。蕃漢集附。即武勝必爲帥府。今日築城。恐不當小。若以目前功多難成。城大難守。且爲一切之計。亦宜勿墮舊城。審處地勢。以待異時增廣。城成之後。想當分置市易。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。募蕃漢有力人。假以官本。置坊列肆。使蕃漢官私兩利。則其守必易。其集附必速矣。因書希詳喻。經畫次第。秋涼自愛。不宣。

二

某啟。承已築武勝。又討定生羌。甚善。聞郢成珂等諸酋。皆聚所部防招。恩威所加。於此可見矣。然久使暴露。能無勞費。恐非所以慰悅衆心。令見內附之利。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。量領精壯人馬防招。隨宜犒勞。使悉懷惠。城成之後。更加厚賞。人少則賞不費財。賜厚則衆樂爲用。不知果當如此否。請更詳酌。蕩除強梗。必有穀可獲。以供軍。有地可募。人以爲弓箭手。特恐新募未便得力。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。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。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。卽素教之兵。足以鎮服初附。事難遙度。心所謂然。聊試言之爾。諸當條奏。想不憚煩。露次勞苦。爲時自愛。不宜。

三

某啟。得書喻以禦寇之方。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。以百全取勝。如所喻甚善甚善。方今熙河所急。在修守備。嚴戒諸將。勿輕舉動。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。誠如此而不禁。則一方憂未艾也。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。察其溫者。收之爲用。今多以錢粟養成卒。乃適足備屬羌爲變。而口未有以事乘常董氈也。誠能使屬羌爲我用。則非特無內患。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。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。以能撫養收其用。皆公所覽見。且王師以仁義爲本。豈宜以多殺斂怨耶。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。後無復合。理固然也。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。以兵威臨之。而有其罪。使討賊自贖。隨加厚賞。彼亦宜遂爲我用。無復與賊合矣。與討而驅之。使堅附賊爲我患。利害不侔也。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。服誠能挫董氈。則諸羌自服。安所事討哉。又聞屬羌經討者。既亡蓄積。又廢耕作。後無以自存。安得不屯聚爲寇。以便商旅往來。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。因以活之。宜有可爲。幸留意念恤。邊事難遙度。想公自有定計。意所及。嘗試言之。春暄爲國自愛。不宜。

四

某啟。久不得來問。思仰可知。木征內附。熙河無復可虞矣。唯當省冗費。理財穀。爲經久之計而已。上以公功信積。

著。虛懷委任。疆事場之。非復異論所能搖沮。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。餘無可疑者也。某久曠職事。加以疲病不能自支。幸蒙恩憐。得釋重負。然相去彌遠。不勝惓惓。唯爲國自愛。幸甚。不宣。

與趙高書

某啟。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。則示之以弱。彼更倔強。以事情料之。殆不如此。以我衆大。當彼寡小。我尙疲弊。厭兵。即彼偷欲得和可知。我深閉固距。使彼不得安息。則彼上下忿懼。并力一心。致死於我。此彼所以能倔強也。我明示開納。則彼孰敢違衆首議。欲爲倔強者。就令有敢如此。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。孰肯爲之致死。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。老子曰。抗兵相加。哀者勝矣。此之謂也。至於開納之後。與之約和。乃不可遽。遽則彼將驕而易我。蓋明示開納。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。徐與之議。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。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。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。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。即與收接。聞秦宜即明示界上。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。

回蘇子瞻簡

某啟。承誨喻累幅。知尙盤桓江北。俯仰踰月。豈勝感悵。得秦君詩。手不能捨。葉致遠適見。亦以爲清新嫵麗。與鮑謝似之。不知公意如何。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。嘗鼎一臠。旨可知也。公奇秦君。數口之不置。吾又獲詩手之不捨。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。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。未相見。跋涉自愛。書不宣悉。

與陳和叔內翰簡

某啓。今日承以券致饋。喻令來取。與和叔交游三十年。豈敢復相求於末度。然人道所以相交際。亦宜粗有禮。非苟以象養爲利而已。是以不敢拜貺。竊恐此非公指。然久客於此。每以煩費公帑爲慚。自是臺無餽。不亦善乎。餘留面叙。不宣。

答許朝議書